

一年的幸福,从春节开始

●李人庆

很小的时候,觉得过年是一年中最好最幸福的时光。那时候,过年就意味着穿新衣,就意味着有好吃的,不仅有热情的鞭炮,喧闹的人群,还有属于自己的压岁钱……于是,早早地,就开始掰着指头计算,盼星星盼月亮般地盼着过年。

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转身喘一口气,静下心来好好休息,享受一下亲情友情的交汇,回味一年的开心与沮丧,总结一年的成绩与不足,期盼来年阳光普照,期盼一年更比一年好。

“一夜连双岁,五更分二年”。年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普及和传承,承载着我们的理想追求和美好愿望。过年的习俗自古沿袭,比如贴春联,比如守年夜,比如放鞭炮,贺岁,拜年……涵盖了诸如和谐、亲情、友谊、互助、祈福、祥和和团圆种种,是浓郁亲情的酿造和展示。



那年春节

●王留强

尘封的记忆之门一旦开启,思绪便化作一缕缕云烟,飘往那难忘的岁月。那个被誉为“优美的牧场”的美丽边城,乌鲁木齐的冬季是另一番景象,风峭雪酷,寒冷彻骨。

像是一个方阵,静待着我们这些馋猫一一检阅。苦乐相随,虽苦犹乐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部队生活,相对还是艰苦的。连队食堂较小,我们的年夜饭都是被炊事班分配好,盛进几个饭盒,由值日人员端回班宿舍,分到菜盘里,放在两张桌子拼就的“餐桌”上。

情绽放,忽明忽暗地映照着战友们的脸庞。我看到身边的一些战友在轻揉着眼睛,不知道是烟尘迷蒙了眼睛还是想起了什么。

年到情浓

●张振营

笑貌,有故乡的人情物事,有几时的亲密伙伴。曾经的过年盛宴早已融入生命,幻化成岁月的印痕和精神的寄托。

乡。在他乡打拼也许有太多的不适应,房租又涨了,水电费又涨了,这月工资又被老板扣了,这些都让自己焦头烂额,还有那些挤地铁的紧张,吃盒饭的仓促……时间去哪了?时间都在路上,劳累、紧张、焦虑。



过年

●姜永明

我小时候喜欢过年,过年可以“吃好”。那年月,平素粗茶淡饭,即使端午、中秋,也只略略改善生活。一到过年,可就两样了。

好”。小时候家贫,平时穿着补丁衣裳。一到过年,母亲就把提前做好的新衣裳拿出来,让我穿得漂漂亮亮,串亲戚,跑着玩,风风光光过大年。

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到年关,更是手忙脚乱。年货,需要钱;添新衣,需要钱;亲友带孩子过年来访,要压岁钱;加之平时借人家的债,还债,需要钱。



轰烈烈的岁月此时凝固成一个“年”字。年来了,家家户户,大街小巷,十里八乡乃至中华大地,涌动的都是情。

年是舌尖上的盛宴,再吝啬的人过年时也会舍得大包小袋地采购。离过年还有好几天,可辛勤的女人们早已在厨房忙活了。什么鸡了、鱼了、丸子了、豆腐了,都先过过油,这一切都是为年准备的。

除上,你还以为没了星星。在老家过年这几天睡得特别安稳,还做起了梦,梦里是小时候放鞭炮的场景。这几天里,放下身份,不去想如何升迁,也不去想如何发财,过往的喜悦没有挂在眉梢,经历过的苦难也没有写在脸上。

故乡的年

●李河新

人都有喝多的时候,醉了,有的躺在大门口,有的把洗脸盆当鼓敲,也有的唱起家乡戏,这时你不要担心,因为喝多有人笑话你,反而会把你当成最贴心的朋友。

小朋友集合在院前的空地上,皎洁的月光下,开始了最喜欢的节目——捉迷藏,有的躲在麦秸堆里,有的躲在树丛中,有的躲在房屋顶上。

唱得高兴,台下听得高兴,台上哭哭啼啼,台下悲悲戚戚。记得那年团里的演出队上演《卷席筒》,演到小苍娃替嫂嫂到洛阳入监的时候,老妈妈们都在偷偷地抹泪,年幼无知的我看着大人们的神情自己却躲在一旁偷乐。

儿时的我,天天盼望着过年。离春节还有几天,当第一声鞭炮响起的时候,大扫除就开始了。房前院后,那结实的野麻绳上,拆洗好的衣服被一条条彩带随风飘荡。

肉,送进到我快要流出口水的嘴里。妈妈手里的小擀杖上下翻飞,姐姐们围坐在小桌旁,一个个饺子像弯月、像财宝,妈妈把一枚崭新的钱币悄悄地在饺子中间,谁能吃到就会有一年的福气呢!

几家的门,糖块、花生已经把衣兜塞得鼓鼓囊囊,一连几天,孩子的心总是被快乐和幸福包围着。

被鞭炮惊飞的小鸟飞回的时候,聚餐的日子也就到了,今天去这家吃饭,明天聚在那家,故乡的人总是拿出最好的酒和菜。

小朋友们玩儿到村外田野里,牵着哥哥做的风筝,在空中飞呀飞。放风筝要抓紧绳子,一松手风筝就带着前往;孩子大了,路也熟了,就可单串亲戚。俺家那时串亲戚由我跑腿。

许多年过去,故乡的年像一支小夜曲轻揉着夜色,响在我的耳畔,熨帖着我的心,穿过一个个深夜,如沙枣花般开放在寂静深处,将快乐的芬芳洒在我记忆的每一个角落。

许多年过去,故乡的年像一支小夜曲轻揉着夜色,响在我的耳畔,熨帖着我的心,穿过一个个深夜,如沙枣花般开放在寂静深处,将快乐的芬芳洒在我记忆的每一个角落。